

晉籍黃埔四烈士(上)

喬家才

前言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夏天，我決定到黃埔去，正在家中，等候南方的消息。不久接到告

寶(苗培成)師從太原寄來的信，是用我們事先約好的暗語寫的。他告訴我，接到亨甫(梁永泰)師的信，黃埔軍校正在招生，要我趕緊動身，不要耽誤。因此，離家南下，先到太原，祇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正太車到石家莊，轉往北京，這是第一次出娘子關，離開山西。我到達北京，是六月中旬。先去看亨甫師，他住在王府大街定襄董鏡如家的木廠裏。後來山西當局參加北伐，亨甫師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到北京沒有幾天，就接到張敬齋(存仁)從太原寄給我的信，要我不要馬上南下，在北京多等幾天。因為還有好幾位同學，也要去黃埔，我很歡迎。多有幾位同學同行，再好不過，當然願意等候他們。

這次離家上黃埔，不敢告訴家裏的人，無異逃亡，攜帶的錢不多，不能長期住旅館，幸好遇到平中第一班的陽高劉厚同學。他住平民大學，住在德勝門內狗尾巴胡同的一個大雜院內。他很好看，我這個要去黃埔的同學，要我住在他那裏

，和他們一塊兒吃飯，不要飯錢。他們的生活，過得非常儉省，每餐都是白麵麵片，除了醬油和醋，甚麼菜也沒有。

那時候北京由張作霖統治，捉住共產黨要殺頭，捉住國民黨也是一樣。劉厚同學是國民黨，我在北京所接觸到的人物，都是國民黨，國民黨這樣多，他們每天都在活動，為甚麼一個人也沒有被張作霖捉去殺頭呢？可見張作霖祇統治了北京的表面，並沒有統治了北京的全面。

七月中旬，平中同學張靜齋、李冠三(封嵐)、王正生(和衆)和熊昌壽四位同學，陸續來到北京，又會合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學的晉城張子仁(鴻惠)、黃滙川(應海)、魏志清和朔縣的吳月卿，定襄的邢伯涵(淵經)，一共十個人，相借南下。為了安全，避開南方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盤據的地區，決定走海路，不走陸路。

先到天津，乘輪船到上海，再換船往廣州。過路上海，祇要不出租界，不會和孫傳芳的勢力接觸，就不會發生意外。天津和上海，都由亨甫師拜託兩地的同志照顧我們。在上海照顧我們的是趙守陽，他是趙光庭(守耿)師的親弟弟，在上海學美術。他照顧我們非常週到，非常熱心，

在候船期間，還帶我們逛永安、新新等大公司。我們都非常感激他，可是，以後再沒有遇見他，無以為報。

因為沙基慘案，英國人開槍打死遊行的中國人，引發省港罷工，抵制英國，實行經濟制裁。凡是上海開廣州的輪船，路過香港，不得停留，須一直開往廣州。開香港的輪船，不准再到廣州。英國人用槍炮打死中國人的結果，在經濟上所遭受的損失，非常慘重，使香港商業一落千丈。這是對付帝國主義者，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十個人到了廣州，先拜謁了維汾先生，由他寫一封介紹信，到長堤天字碼頭黃埔入伍生部報名，經過極簡單的考試，全部錄取。八月二十九日到廣州東北十里的沙河入伍，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一連。後來魏志清病逝黃埔軍校的東山醫院。他過不慣軍人生活，入伍以後，整天愁眉苦臉，終於病魔乘機侵入，奪去他的生命。熊昌壽的身體也不行，在黃埔已經生病，十七年春到了南京，病已沉重，回家不久，也病死了。

餘下我們八個人，張靜齋、李冠三、王正生、張子仁和我五個人，都參加了戴雨農將軍領導的復興救國工作，宣誓終身效忠國家，犧牲一切

。張靜齋和李冠三在抗戰期間，死於日本軍閥之手。張子仁和王正生於抗戰勝利後，先後被共產黨所殺害。我經過許多危險，早就該死，而沒有死。現在還活在人世，回憶往事，感慨萬千。因撰張存仁、李封嵐、張鴻惠和王和聚「晉籍黃埔四烈士傳」，以為紀念，聊盡後死者的責任。

張存仁

十三軍游擊隊先遣支隊司令

張存仁字靜齋，山西靈邱縣東山底村人。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二）入私立太原平民中學，十三年（一九二四）冬加入中國國民黨。篤信三民主義，成為國民革命的忠貞勇猛鬥士。

靜齋性情剛強，信仰堅定，擇善固執，絕不妥協。十五年入黃埔軍校後，環境非常惡劣，共產黨勢力猖獗，政治部幾乎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各級黨部盡為共產黨分子所控制掌握。靜齋不屈不撓，奮鬥到底，成為十六年（一九二七）清黨最熱心的同志。

十六年十一月廣州張黃事變，佔據黃埔。靜齋和許多同學離粵北上，流落京滬，後來杭州成立學生總隊，以為收容，他才到了杭州。十七年（一九二八）第二次北伐，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組織北伐宣傳隊，靜齋參加宣傳隊工作，隨軍北伐。十七年夏，北伐完成，宣傳隊解散，靜齋返回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升學，編入步科第三大隊第十一中隊，十八年（一九二九）五月畢業，分發的部隊很理想，沒有到部隊去。

靜齋覺得教育工作比軍隊工作還重要，所以

，軍校畢業後，受聘為太原平民中學訓育兼軍事教官、黨義教師。二十年（一九三一）我和黃理堂（明性，北平農學院畢業，入黃埔，和我們同營第九連）也去平中擔任訓育。那時校長為梁亨甫先生，教務主任為李秉征（進賢）先生，訓育主任為劉和哉（鈞）先生。平民中學校風好，學生的學習精神和愛國情緒，都是他校所不能及的。平中學生畢業後，很多到省外升學，或投考中央軍校和中央航校，從軍報國。

二十年（一九三一）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我東北，全國憤慨。平中學生在和哉和我們策動之下，學生五百多人，起而組織學生義勇軍，編成一營四個連，每天下午訓練一個半小時，準備隨時參加對敵作戰。

第二年，全國展開復興救亡運動，準備對日本作戰。戴雨農將軍主持的情報機構，在南京成立。派靳易夫（軍校五期畢業）兄回太原建立工作，我和靜齋予以協助，參加了此項工作。

七七事變後。軍統局為應付戰爭需要，成立晉察綏邊區，調北平區區長李果謀為區長。李係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步科畢業，原名國琛，和湯恩伯及山西夏縣王毓文為同期同學。時湯恩伯為第十三軍軍長，李果謀奉戴將軍命，發展華北游擊武力，徵得湯恩伯同意，成立十三軍游擊隊司令部，擬向晉察綏邊區發展。委派張靜齋為先遣支隊司令，相機向雁北綏遠一帶挺進。

李果謀未入日本士官學校以前，曾留學俄國，在共產黨內是一位鐔鐔者。民國十六年（一九

二七）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張大雷發動廣州暴動，李果謀也是當時的重要幹部。他非常不滿意共產黨的暴動政策，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不願再幹這種殺人放火的勾當，脫離共產黨。又因為他和鄧雪冰（文儀）是留俄同學，遂邀他參加了鄧雪冰主持的委員長南昌行營調查科的工作。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調查科改由戴雨農將軍負責，不久，南昌行營調查科和戴將軍原先主持的機構，合而為一，以李果謀任首任書記長（即幕僚長），後調為北平區區長。由此可知戴將軍對他是何倚重和信任了。

抗戰一開始，第二戰區就和共產黨分子合作，搞犧牲救國同盟會，正在蜜月時期。由薄一波、戎伍勝、韓俊、張文昂等組織訓練新軍。這些傢伙抱有很大的陰謀，目的在為共產黨佔據山西，打通陝北通往河北和山東的道路。他們訓練新軍，是在建立共產黨的武力，那裏是為閻伯川先生訓練新軍呢？但是，在當時閻先生很信任他們，認為是一個新興的力量，可以脫胎換骨。

共產黨分子深知李果謀是個厲害角色，他們不是他的對手。一旦十三軍游擊隊組織成功，共產黨奪取山西的企圖，必然被破壞。所以，對李果謀的游擊隊百般破壞攻擊。而第二戰區許多不滿意和共產黨合作的中下級幹部，乘此機會，紛紛脫離晉軍，參加十三軍游擊隊，也引起山西當局之疑懼。於是共產黨鼓動第二戰區閻司令長官出面反對，親電湯恩伯，要他把十三軍游擊隊司令部撤離山西。湯恩伯怕得罪閻司令長官，不說撤離不撤離，乾脆來個十三軍沒有游擊隊組織，

否定了李果謀的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就這樣夭折了。

先是張靜齋奉軍統局命令，攜帶一部電臺，以十四集團軍衛立煌部的中校謀報參謀，隨軍工作，參加忻口會戰。忻口防守戰，相當激烈，我軍非常勇敢，阻止了敵人向南推進。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祺，旅長鄭廷珍都奮戰陣亡。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失守，敵軍沿正大路向西挺進，進逼太原。形勢改變，忻口再無固守的必要，十四集團軍奉命南調。

張靜齋於忻口會戰時，收容各部隊失散的官兵，多達五百多人，槍支齊全，立刻組織成軍，這些官兵都願意跟他打游擊。他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先遣支隊司令，有了一營實力，成了名副其實的支隊司令。他既奉李果謀的命令，準備向雁北挺進，為十三軍游擊隊建立長城以北的根據地。而湯恩伯否認了十三軍游擊隊的名義，李果謀祇好離開山西，使張靜齋的五百人成了無名義的游擊部隊，沒有保障，很難立脚。

山西騎兵軍軍長白汝欽，也是靈邱人，很看得起他的這個黃埔後進小同鄉。而他又很不滿意山西當局和共產黨合作，搞甚麼新軍。他很願意幫助張靜齋，希望他的這支五百人的隊伍，趕緊靠近騎兵軍，他就可以就近保護他們，不會被人吞併消滅。

白汝欽保定出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將領。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山西參加北伐，出兵石家莊，向北推進。十月十二日傳作義所部攻佔河北省涿縣縣城，但因寧漢分裂，北伐停頓，山

西的軍隊也不再向前推進，傳作義部又來不及撤退，成為孤軍。傳作義固守涿州城，張作霖的奉軍屢攻不下，遂成為歷史上極有名的涿州守城防禦戰。當時白汝欽是傳作義的參謀長，一切守城計劃，應付奉軍的攻擊，全由白汝欽策劃。局外人祇知守涿州的是傳作義，而不知真正策劃守城的是參謀長白汝欽。

張靜齋很想盡快靠近騎兵軍，率領五百多人，向晉西北挺進，到達晉西臨縣。這時候，負責守太原的傳作義，却不放一槍，於十一月九日，敵人還沒有到達，先放棄太原，也向西北撤退，準備返回綏遠。因為他是綏遠省政府主席，並未辭職也沒有褫職，返回綏遠，名正言順。傳作義的部隊路過臨縣時，正好張靜齋被聯盟會騙進臨縣城內，予以拘囚。城外的部隊成了羣龍無首，就被傳作義所部輕而易舉地吃掉了。

張靜齋在臨縣看守所，足足關了半年，經中央一再交涉，一直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才被釋放，到達西安。他這個十三軍游擊隊先遣支隊司令，如曇花一現，就此結束。

軍統局大同組組長

張靜齋到達西安的時候，軍統局西安負責人張毅夫。張毅夫的鼻子不正，鼻尖斜向一邊。好些人說：「鼻子代表心，鼻子不正，心術一定也不正。」張毅夫原先是共產黨，和鄧雪冰（文儀）是小同鄉，投降了南昌行營調查科，也做過軍統局的書記長。他的作風非常官僚化，欺軟怕硬，是個標準小人。聽說大陸沉淪時，他向共產黨歸降了，曾陷害不少軍統局同志。

因為軍統局的幹部，多半是黃埔同學，人數衆多，張毅夫非常妒忌，看來這些人很不順眼，無形中予以打擊。記得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春天，我在洛陽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後來被任命為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不好再兼任華北辦事處的工作。於是，向戴將軍建議，把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職務交給張毅夫，立刻蒙他批准。等戴將軍離開洛陽，辦理移交的時候，張毅夫拒絕接收會計部門的工作。

「會計部門也是工作的一部份呀！」我很客氣地向張毅夫說：「你既然要接收，就得全部接收，不能挑出一部分來不接收。」

他毫無理由，硬是不接收，這不是欺負人嗎？我已經很生氣了，說道：「張毅夫！你不要故意刁難，你要弄清楚，這項工作，是我奉送給你的。如果會計方面，有一文錢不清楚，我都負責。否則，你就不能無緣無故不接收，請你好好考慮一下！」

他的臉拉的很長，毫無表情，根本不理我。我說的話，表示不接收就是不接收，你能奈何我張毅夫？

「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不講理的人！我忍無可忍，一時發火，把桌子一拍，說道：『你憑甚麼敢這樣欺負人？咱們去找劉雲舟評理。』」

我伸手去抓他，他怕我抓住，繞桌子躲避，拉長的臉立刻變成笑臉，趕緊說：「我接收！我接收！」叫來他的會計，去辦理接收。所以我說，張毅夫欺軟怕硬，存心欺負黃埔同學。以後他

遇到我，總是笑口先開，不再像從前那種傲慢，神氣十足了。

張靜齋既是黃埔學生，現在落到張毅夫手中，成了被折磨的對象，很自然地成了犧牲者。他在西安被冷落了六七個月，受盡委曲。張靜齋是個有血性的漢子，張毅夫不給他痛快解決問題，使他非常惱怒，而又無可如何。他覺得在抗戰的大時代，浪費半年光陰，閒着沒有事幹，實在不應該，太可惜了。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才決定讓他到大同去，建立敵後工作。

我當時已由西安到了蘭州，任甘肅站副站長。接到靜齋赴大同途中，路過晉西，寄給我的一封信。信裏有一句話，道盡他的憤怒，至今記憶猶新。他說：「看到石頭，我都生氣。」

我想，一個人受委屈，受到這種地步，情緒惡劣到看見石頭都要生氣，要他到敵後去工作，實在太危險了，不是一個好現象，我真爲他擔憂。

華北的日本軍閥發動盧溝橋事變以後，關東軍乘機將嘉卜寺的偽蒙古自治軍政府移到張家口，改名爲「蒙疆自治政府」，仍以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爲傀儡，李守信爲蒙古軍總司令。這個組織成了滿洲國第二，日本軍閥多年來夢想的「蒙古國」。

這個偽組織，管轄原來的察綏兩省成了察南省和綏遠省，又割裂了山西的雁北十三縣，成爲晉北省。所以，雁北十三縣不再歸爲山西省政府管轄，而成了偽蒙疆自治政府的一個省，大同成了省會。

軍統局在平綏路沿線有兩個單位，張家口的察哈爾站和歸化城的綏遠站。這兩個單位都有電臺，可以和重慶或蘭州直接通報，過去成績很好。大同組成立後，加強了平綏線的工作。可惜張靜齋出發時，張毅夫不給他配置電臺，大同組成立，通信祇好借用綏遠的電臺，所以大同組就近歸綏遠站指揮。張靜齋任組長，趙維城任副組長。趙係山西大學法律系畢業，在大同僞新民會工作，以爲掩護。他天性忠烈，熱愛國家。

二十八年冬，我督察平綏線的工作，由北平先到張家口，再到大同，最後到歸化城。在大同住了三天，後來從綏遠到太原，路過大同，又住了兩天。我們兩人同學、同事，長達十六年之久，這一次北來，兩次長談，把彼此心中的苦悶，都傾吐出來。靜齋已不像在西安時悲觀，精神抖擻，幹的很起勁。他對抗戰勝利的信心，十分堅定，可是對於共產黨發展到各鄉村，卻非常耽心。

張靜齋在大同城裏開設一間腳踏車修理店，作爲工作掩護。他身穿一件粗布棉袍，手持長管漢煙袋，留着鬍子，滿像一位老闊的樣子，神氣十足。他對工作布置，很費過一番心計，非常周密。火車站有極可靠的同志，可以確實掌握平綏、同蒲兩路的軍運情況。僞晉北省各部門，都有他的同志，可以了解偽組織的一切活動。

假如他從西安出發時，張毅夫不存心整他，扯他的後腿，給他配備一部無線電臺，可以由大同和重慶及西安直接通報，他的成績一定更爲可觀。現在一切情報，必須送到歸綏，才能拍發重

慶。一件重要情報，時間上吃了虧，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張靜齋不愧爲一軍人，念念不忘同敵入游擊作戰，手刃侵略我們的惡徒。當他的五百名游擊部隊被傅作義所部吃掉時，痛心萬分。現在赤手空拳，來到大同，心有未甘，仍然想掌握一部分武力。他留心觀察雁北的實際情形，不但沒有中央部隊，連晉綏軍的影子也不見了。除了鐵路沿線由敵人控制，十三縣的鄉村全部落入共產黨手中，我們的黨政工作人員已不復存亡。祇有晉察邊區，靈邱一帶的張誠德所部，不屬於共產黨，可說是孤軍奮鬥。

張誠德察哈爾省人，人稱夜貓張，槍打得很好，可以打香火頭，名氣很大。張靜齋心想，如果把這股武力改編爲忠義救國軍晉察縱隊，不是很符合戴雨農將軍想在北方建立游擊武力的意願嗎？於是親自跑到張誠德的游擊區，兩人懇談了一次，談的很投機。張誠德非常贊成張靜齋的意見，因爲他在日本軍隊和共產黨四面包圍之下，處境非常險惡孤單，有了名義，自然好得多。

不幸得很，就在張靜齋會晤張誠德，沒有多久，張誠德領導的晉察邊區抗日游擊隊，就被共產黨消滅了，張誠德本人也被殺害。張靜齋曾爲這位祇見過一面的朋友被害，痛哭不已。他想在雁北建立游擊武力的希望，也隨着張誠德遇害而粉碎了。

太原被捕張家口成仁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二十八日，中秋過後一天，天津區失事，區長曾澈、組長陳資一

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繼任區長倪中立、軍事專員鄭恩普、行動組長王文、偽警察教練所教育長石慧麟等，也先後被捕。這陣惡風很快由天津吹到北平，不到一個月，在我離開北平一週以後，北平區副區長周世光、書記楊榮俊、楊福全、組長陳國瑞等多人及吾妻郭同梅，先後被北平日本憲兵隊逮捕。又因為察綏的組織，平時和北平有聯繫，所以北平一出事，察綏的安全立刻受到威脅，萬分不幸。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中旬，我從華北經陝北，返回重慶。因為平津組織慘遭敵人摧毀，而平津地位又很重要，極須重建組織，恢復工作。人事科長李肖白兄和我商量，怎樣迅速恢復平津工作？我建議就近調山西站站长薄有鏡，大同組組長張存仁和白蓮丞、梁秀娟夫婦到北平工作，恢復組織。肖白兄很贊成我的建議，立刻簽報，調薄有鏡任北平區長，張存仁任北平區書記，很快批准實施。

大概張靜齋接到調職的命令時，平綏路沿線的情形，已經是風聲鶴唳，情況十分惡劣。他為避免經過張家口，先到太原，再往北平，以為這樣比較安全。殊不知大同的日本憲兵隊早已對他監視了，他沒有察覺罷了。當他離開大同南下，日本憲兵跟踪而至。

一個天色已經很暗的晚上，張靜齋從大同到達太原，走進王家巷二號李繼先(希紹，原山西站副站长，已升為站长)寓所，還沒有來得及洗臉，日本憲兵就到達，不問青紅皂白，把張靜齋抓走。抗戰以前，李繼先做過山西醫院院長，現

在是偽山西省政府衛生處有相當地位的高級職員，日本憲兵隊沒有弄清楚關係以前，不敢對他下手，所以當時沒有逮捕他。事後，繼先從日本憲兵隊方面得到消息，知道當夜靜齋受審的情形，靜齋慷慨陳辭，敵人為之折服。

「你是黃埔學生嗎？」太原日本憲兵隊問張靜齋。

「是的。」

「是藍衣社嗎？」

「也可說是。」

「李希紹也是藍衣社嗎？」

「絕對不是。」張靜齋說：「我和他同一個縣，又有親戚關係，來了太原，當然要去看他。」

「你為甚麼要抗日呢？」

「你們為甚麼要侵略中國呢？」張靜齋沒有正面回答，却反問那個問話的日本軍曹。他沒有招架，會這樣問他，問的半晌答不上話來。然後慷慨激昂，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你們大興不義之師，無緣無故侵略中國的土地，殺害中國的人民，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要抗日，何況我是黃埔學生呢。你想想看，如果中國軍隊無緣無故打到你們日本，你是不是也要反抗中國呢？所以不祇我一個人抗日，每一個中國人都痛恨你們日本，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抗日，你明白不明白？」太原的日本憲兵隊很尊敬他這種不屈不撓的倔強態度，沒有再問他甚麼。祇在太原憲兵隊關了一夜，第二天就押回大同，解往張家口。

張家口監牢裏關着軍統局的察綏工作同志，

有察哈爾站站长楊金聲(偽蒙疆自治政府建設部部長)、書記張撫之(張家口偽警察局督察長)、電台台長張子文、綏遠站站长張季春、電台台長張世傑、通訊員崔公睿、劉長榮、大同組組長張存仁、副組長趙維城等。

張季春判了十五年徒刑，抗戰勝利後，恢復自由，又被共產黨關起來，後來交換人質，才脫離苦海，當選為立法委員。據他說趙維城在張家口監牢裏，有一天突然慷慨陳辭，痛罵日本軍閥，然後撞牆而死。一個文弱書生，視死如歸，死的這樣壯烈。

張靜齋、楊金聲、張撫之、張世傑、張子文、崔公睿、劉長榮等於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七月二十四日成仁於張家口。張靜齋時年四十二歲。

李 封 嵐

我和他四度同學

李冠三和我，四度同學。人之相與，一生能够四度同學，確實不易，非比尋常。

李冠三名封嵐，字冠三，山西靈邱縣蔡家峪人。我們是私立太原平民中學同年級的同學，他和熊昌壽是第二班，我和張靜齋是第三班，這是第一度同學。平民中學係山西籍的國民黨同志，北京大學畢業的趙光庭、苗告寶、梁亨甫、李棠征、姚蓉軒、韓希聖諸先生創辦的。所以，這個學校成了國民黨的秘密機關，無異是國民黨的省黨部。我們都是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冬，受總理孫中山先生由廣州北上，解決國是的影響，

讀過北上宣言、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對國民黨命有了認識信仰，才加入國民黨的。

十五年（一九二六）八月二十九日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同連入伍，這是第二度同學，前後整整三年。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二月，我到杭州學生總隊報到，編入伍誠仁的第一大隊。第二天就和劉鳳龍（誠之）、彭章烈三個人被總隊長賀衷寒、政治主任鄧文儀送到憲兵營，關了起來。無緣無故，不審不問，一關就關了一個月又五天。我們離開軍閥盤據的地區，為信仰三民主義，去黃埔參加革命，革命就是這個樣兒嗎？三個人夜裏睡在木櫥裏，真是欲哭無淚。

我們雖然成了憲兵營的囚犯，可是憲兵對我們很好，非常客氣。除了不能走出被關的房門，夜裏要睡木櫥，白天下棋聊天，不受限制，同學們又可以進房裏看我們。每天下課以後，李冠三、張靜齋、王正生、張子仁、邢伯涵幾位同學輪班來看我，一直聊到快開晚飯的時候，他們才離去。

究竟為甚麼要關我們？釋放以後，我問賀總隊長，他難過的流眼淚，答覆不出所以然，把我以軍官身分，送到陸軍醫院休養。據同學們說，那時同學們經過流離逃難，校長又下了野，情緒不好，紀律蕩然，總隊的官長們，毫無辦法。把我們關起來，是殺鷄給猴子看，犧牲我們，用來鎮壓同學。果然如此，那真是妙不可言，革命太悲觀了。

十七年第二次北伐，我和張靜齋、王正生都參加了北伐宣傳隊。李冠三和張子仁沒有參加，

到南京升學，冠三編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現在在臺灣的第三中隊同學，有郭履洲、李運城、范奇浚、甘炎慶、馮國徵、王中文、王夢卜諸同學。

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原大戰，打了半年，打的雙方筋疲力盡，白白消耗了國家的力量。我對革命非常失望，回憶十七年（一九二八）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為甚麼一連兩年，內亂不已？不敢奢談革命，決定繼續讀書，充實自己。冠三也有同感，於是我們兩人到北平，入私立民國大學政治經濟系，這是我們第三度同學。

我先住民國大學附近的公寓，冠三則住宣武門外上斜街三忠祠。三忠祠係明末三位山西籍的官員盡了忠，特立祠紀念，有塑像，已不記其姓名事略。因三忠祠係山西的公產，住在這裏不要出房錢，而宣武門距民國大學太平湖又很近。後來我為省錢，搬到下斜街雲山別墅。雲山別墅也是山西的公產，不要出房錢。由下斜街進宣武門，必須經過三忠祠，再借住民國大學，幾乎每天見面。

冠三是位讀書好手，肯用功，求知慾特別旺盛，一般朋友都比他不上。

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中央積極備戰，以對付日本軍閥，必要時不惜一戰。為了加強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訓練總監部開始訓練軍訓教官，潘佑強主其事，鄭悌副之。冠三決心從事學生軍訓工作，南下參加訓練，成績優異，為潘佑強所賞識。畢業後，派為北京大學主任軍訓教官。

那時北平各大學，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很有勢力。他們外圍組織叫「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在各學校相當猖獗，凡是中央的政策，他們都要破壞。軍訓是他們破壞的目標，軍訓教官自然成了他們攻擊的對象。冠三不長於應付這種環境，已很傷腦筋。若要按照訓練總監部的計劃進行，使北京大學的軍訓，合乎標準，更難做到。我想，冠三幹了一年，就不再幹北大的主任軍訓教官，大概就是這種原因吧？

參加軍統局工作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冠三又考進燕京大學，打算將來留學美國。可是燕京大學是貴族學校，費用很大，他不工作，就沒有收入，不要說留美，就是在燕京大學，他也呆不下去。燕京大學祇呆了半年，大概積蓄下來的錢，花的差不多了。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月間，他來太原找我，要參加軍統局的工作。我的公開職務是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太原的聯絡人，有義務介紹同學們到南京找工作。

「請你介紹我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吧！」李冠三回太原看到我，這樣說：「我要參加最積極的抗日工作，我知道，祇有這條路最合適。」

「我覺得你最不適合做這種工作，」我說：「我不同意介紹你參加。」

「革命還有適合不適合嗎？祇要下定決心就成，我已下了決心，非幹不可。假如你不介紹，我到南京以後，會找到其他同學來介紹。不過，應該由你來介紹，不應該阻止我革命救國。」

他既然這樣堅決，我就不能不介紹了。三個

月以後，我被山西憲兵捉走，保釋後，第二天搭正太車到石家莊。逃離山西，到達南京。奉命轉往杭州受訓，受訓可以增加新的知識，並不吃虧。可是我在太原坐了九天牢，戴了八天腳鐐，死裏逃生，逃到南京，得不到半點安慰，也沒有人問問我被捕的情形，却要我去受訓。受訓很嚴，不准通訊，很不自由。

我覺得，我之受訓，多少帶點懲罰的意味。好像說山西憲兵逮捕我，是我的錯誤，罪過。就是被山西憲兵槍斃了，也是應該。越想越覺的不是味道，越想越難過。

杭州訓練，半年一期，受訓的人數，並不多，不到三十個人，是軍統局最重要、最基本的訓練。我到杭州，這一期訓練，已經過了一半時間，祇剩下三個月。一到杭州，就看到李冠三和王正生，實出意料之外，這是我同冠三第四度同學。他雖是初參加軍統局的工作，而且是我介紹的，因為他的功課好，很受訓練班的主持人重視，一再誇獎。我這個已經工作過四年，幾乎死在太原的笨蛋，真有些相形見絀，慚愧到無地自容。這又是革命的新教訓。

我在杭州，祇受了三個月的訓練，時間雖然很短，獲益很多。許多理論和技術，都是聞所未聞。我才深深領悟到，從事這種非常艱難，非常危險的工作，不受訓練，不但是瞎子捫象，捫不出真象，而且是盲人騎瞎馬，非常危險。我以後逃過許多危險，克服許多困難，都是得力於這三個月的訓練。

離開杭州，各奔前程，我派到憲兵司令部政

訓處工作，是經過考試的。先派到福州的憲兵第四團任團政治訓練員，再改派到重慶憲兵第三團。團政治訓練員下，有三位營政治訓練員。

冠三派到何處，沒有聯繫，不得而知。這一年年底，我調到北平，任軍統局的北平站站長。不久，冠三和王正生都派到北平站工作，我們才又碰在一起。

冠三既在北大擔任過軍訓教官，對於學校方面了解，比較深刻，由他負責各學校共產黨職業學生和民先活動情形。並負責和復興社華北特派員辦事處聯絡，收轉他們和南京來往的電報。因為他們的電報，都由軍統局的電台代為拍發。七七事變，北平勢將淪陷，冠三的身分比較公開，留在北平，危險性很大，為了他自身的安全，也為了工作安全，在日本軍隊未進北京城以前，就先讓他離開。

第二年（一九三八）三月，我調後方工作。台兒莊大捷以後，我到河南督察工作。十月到達陝縣。陝州組組長是李仰文（希純）兄，我的中學學生王和林任電台台長。這個組織，是準備陝州淪陷後，潛伏工作的。和仰文見面後，他才告訴我，冠三在晉南犧牲的情形。

在晉南被敵殺害

二十七年春天，李仰文偕李果謀、鮑步超、羅夫之、袁寄濱等，由晉南退到潼關。也就是湯恩伯否認了十三軍游擊隊存在，使李果謀在山西不能立腳，不得不退到潼關。這一天早上，仰文正在吃豆漿燒餅。冠三從西安來，也來吃豆漿，兩個人碰到一起。

「你打算到那裏去？」仰文問冠三。
「我要去運城。」冠三說：「今天就得渡河，遲了恐怕過不去。」

「就是你一個人去嗎？」仰文又問。
「還有電台和交通。」

「今天早上，砲聲隆隆。」仰文知道了冠三去運城，是建立機構，對他說：「敵人好像正在向南進攻，你何必今天就渡河呢？最好等候一兩天，看看情況變化如何，再定行止。」

「不行，」冠三說：「命令要我儘快渡河，務必在敵人到達運城以前，我先在那裏架設好電台，能夠和西安通報。我是在和敵人競賽，要搶到敵人前面才行。」

「你從未去過運城，建立淪陷後的電台，這樣倉促，談何容易？根據砲聲推斷，敵人距離風陵渡不遠，可能已經佔了運城，你不可能搶在敵人前面。還是等候兩三天，看看情況再說吧！」

「不行，我們的紀律很嚴，不遵照命令，是要受處罰的。無論如何，須先到運城，顧不了其他。」冠三慷慨地說，大有一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淒涼悲壯氣氛。

仰文不能再說甚麼，既然不能阻止冠三渡河前往晉南，祇好到黃河岸邊，送他上船渡河。果然，從此一去不復還了。事後得知，他渡河以後，不繞走僻靜小徑，而是沿公路，大搖大擺往北走。敵人佔了運城，繼續沿公路向風陵渡推進。所以，冠三在公路上和敵人碰個正着，就在公路上被敵人用刺刀活活刺死。
要在運城建立秘密電台，應當在臨汾未淪陷

以前，就着手進行。因為建立秘密組織，秘密電台，必須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適當的掩護，敵人佔領後，不露痕跡，才能工作，才較安全。那有敵人正向風陵渡進攻的時候，要和敵人競賽，搶先到運城的道理。這件事又證明張毅夫陷害黃埔

同學的毒辣手段，這叫借刀殺人，要李冠三去送死。
據中華民國大事記所載，三月一日「山西臨汾失陷」，九日「風陵渡之敵向北撤退。」則冠三死難時間，大概是三月三日前後。當時逃回來

的交通王清源說，他看見敵人從對面而來，趕快逃離公路，冠三行動遲緩，沒有逃脫；他老遠看見敵人用刺刀向他和台長刺去。冠三死年三十三歲。
(下期續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臺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七〇元下冊七〇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二一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